

英诗论集

Studies in English Poetry

方 汉 泉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英诗论集

Studies in English Poetry

方汉泉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诗论集

方汉泉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12

ISBN 7-5360-3725-2

I. 英...

II. 方...

III. 诗歌—文学研究—英国—文集

IV. I561.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06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3725-2/I·3049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在我的朋友里边，有不少是爱文学、教文学的。他们学识优长，又讲究教学法，读他们的文章，我觉得获益不浅。方汉泉老师《英诗论集》中的文章，就是属于这一类。

方老师的文章，有各种各样的论题。有的专讲某一位诗人的作品，有的专谈某个时代的诗；有的讨论诗的类别，有的介绍诗的修辞手法。从整本文集看，他选择论题是以作品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基准的。由于独立思考，不为流俗议论所左右，所以他讨论了一般人很少谈或不谈的英国宗教诗，也讨论了一般人很少谈或不愿谈的英国性爱诗。

读了方老师这本书，我有如下印象：

1. 深入分析诗人作品，发现其思想矛盾。人的思想是复杂的，诗人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叶芝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信宗教，却不笃信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他出身平民家庭，却抱有贵族理想主义；他参加政治活动，担任爱尔兰的议员多年，却坚持文学与政治不能结合。所有这些矛盾，方老师都一个个揭出，这样我们对叶芝便有全面的理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2. 按着时代脉搏，弄清不同时期的文艺特色。自然这个主题，是英国历代诗人不断接触到的，但在他们的眼里，自然界并非同样的东西。方老师指出，在谈到自然的时候，浪漫派发挥神秘思想，追求原始生活；古典派借助天然景物，阐发个人哲理；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丁尼生的思想与达尔文的一脉相通，在他们看来，自然界可不那么充满了善和美了。

3. 解答语言问题，清除学习障碍。英诗有特殊的内容，又有特殊的形式。对中国学生来说，英诗的内容固然不容易透彻理解，英诗的语言可也是一个大难关。有见及此，方老师对英诗的辞藻和韵律作了许多说明。跟着这位导游走，我们便比较容易地欣赏英诗王国中的各处胜景，觉得赏心悦目了。

方老师在书中引用了好些英诗，如果你问我，那些是我最爱的诗句，我的回答是：

“如果女人是奴隶，
男人能够自由吗？”（雪莱）

王宗炎

2001年11月30日

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前言	1
略论叶芝其人其诗	3
济慈“五颂”散论	28
多恩抒情诗中的玄想比喻	44
简论伊丽莎白文学时代的情诗	59
死亡之歌	84
——略论以死亡为主题的英诗	
自然之歌	107
——略论以自然为主题或背景的英诗	
爱情之歌	134
——略论英国情诗的若干主题	
略论英诗中的性爱描写	150
简论英国的讽刺诗	172
简论英国的宗教诗	196
简论英国的哲理诗	231
关于文艺复兴与英诗的若干问题	262
——从王佐良先生的《英国诗史》说起	
词的感情色彩及其在英诗中的表现	278
后记	293

CONTENTS

Preface	1
William Butler Yeats and His Poems: A Critical Survey	3
Notes on John Keats's 'Five Spring Odes'	28
On Donne's Ingenious Use of Metaphysical Conceits in His Early Lyrics	44
Love Poems of the Elizabethan Age: A Critical Survey	59
English Poems about Death	84
English Poems about Nature	107
English Poems about Love	134
English Poems about Sex	150
English Satirical Poems: A Critical Survey	172
English Religious Poems: A Critical Survey	196
English Poems with Philosophic Implicature: A Critical Survey	231
Renaissance and English Poems: Reflections on Mr. Wang Zhuoliang's <i>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i>	262
Emotive Colouring of English Words and Its Expression in English Poems	278
Postscript	293

前 言

本书收集我前十年撰写的部分文章：十三篇英诗研究的论文。小说评论和其他文章拟不收入。这些文章，谈不上是系统的研究，如果勉强分之，大致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对英国主要诗人如多恩、济慈、叶芝等及其诗作的研究。但研究的只是一个侧面，远非全面、深入的探索。第二类是英诗的专题研究，涉及英诗的几大主题：爱情、自然、死亡、哲理、讽刺，宗教，兼及讨论英诗中的性描写等。所谓专题研究，指的是宏观上的研究，每个专题涉及的诗人、篇什为数颇多，但仍无法面面俱到。笔者力求做到突出重点（突出与本专题有关的重要诗人、有代表性的诗作和诗论），兼顾全面，尽量把该提及的都包容进去，避免出现大的疏漏。

任何人写点东西，不管是高深的还是通俗的，总得有个目的，而且总会有某些读者在其心目之中。我写这些文字，同样如此。多年来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过去十年间又成了一个“全职”的英美文学教师，在给研究生讲授《英国文学史论》的过程中，有意做了一些教学的尝试：除了评述英国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之外，结合专题开展教学，以提高他们文学的总体水平和鉴赏能力，开启他们的研究思路。这一尝试，说不上很成功，但效果却是明显的。所以，本文集中的这些文章，应当看成是我结合教学的一点研究成果。既然如此，文章

为谁而写也就不言而喻的了。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在公开刊物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也转载了其中三篇：《略论叶芝其人其诗》、《简论伊丽莎白文学时代的情诗》和《自然之歌——略论以自然为主题或背景的英诗》。这次略作修改，结集出版，希望对攻读英美文学的研究生和爱好外国文学的青年读者有所帮助和启迪。

时代在前进，外国文学研究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以英美文学的研究而言，我发现近年来问世的大作愈来愈多，实在令我自觉相形见绌。不过，无论如何，一切都得实事求是，原来的东西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无必要粉饰登场，也不必用阿拉伯式的藤蔓花饰去掩盖其瑕疵。修正错误倒是很有必要的。有些发表过的文章由于印刷上或其他的原因，出现了一些错漏，这次重审文稿，只要我发现有错，都一一予以修正。但可以肯定，尚未发现的错误仍然有之，诚望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我自知我的写作得益于多位专家学者，他们的诗译也令我这本文集增色不少，谨表衷心谢忱。我特别要感谢我国外语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宗炎老师，他审阅了本书的全稿，并欣然作序。

此外，在当今出版这类书籍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党政领导何广铿院长、伍小龙书记、梁锦祥副院长等，以及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有力的支持，使之能够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问世，令我感激万分，特此致以衷心感谢！

方汉泉（方 航）

2001年2月7日

于华南师范大学高校教师村

略论叶芝其人其诗

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 1939), 是本世纪初爱尔兰著名的抒情诗人和剧作家,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为维护爱尔兰民族文化和语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诗坛上, 他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在英国的主要代表, 对现代英国诗歌的发展有过重大的影响。由于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伟大而独特的成就, 他在西方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 并于 192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笔者曾以《谈叶芝诗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①为题, 论述其诗歌创作的四个主要时期的若干有代表性的诗作, 着重探讨诗人反映于其诗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揭示诗人所处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对其人生哲学和创作思想的影响。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 并从各个不同的层面, 进一步去透视诗人的人生哲学、创作思想及其诗作的审美价值。

① 此文载《暨南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年“外国语言文学专辑”。

一、梦幻的理想与感知的现实

叶芝出生于一个画家家庭，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1883年中学毕业后开始诗歌业余创作。他对诗歌的爱好，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其父是宗教怀疑论者，但却相信艺术的宗教。叶芝生性信教，但不笃信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为弥补宗教信仰的失落感，他一生致力于寻求神秘、虚幻的各种传说。他对民间传说、神秘主义、唯灵论、神智论以至新柏拉图主义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叶芝认为，这些传说和学说之所以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能够触动其不知不觉的灵魂，激发其创作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这些神话和传说，的确为诗人早期的诗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题材，并为其梦幻般的想象增添了兴奋剂。可以断言，没有这些神话和学说，叶芝的诗作是不可能结出如此丰硕之果的。

叶芝早期的诗作，不仅借助神话和传说去抒发其梦幻般的理想，而且还善于运用朦胧、激情的语言，去抒发其似梦非梦的心境。

叶芝早期代表诗作之一，《偷走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 1886），正是一首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并基于其青少年时期在斯莱戈的生活经历而写成的。诗人着眼的不是传说的本身，而在于借助传说去发挥自由的想象，抒写自己的心声，或者悟出某种哲理。诗人通过对仙境梦幻般的描绘，暗示人们一个哲理：完美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罗森塔尔（M. L. Rosenthal）指出：“这个梦想是骗人的梦想”；本诗实际上是

“对完美梦想的抱怨”。^①

《那个梦想仙境的人》(The Man Who Dreamed of Faeryland, 1891, 1892)也是一首斯莱戈的诗。诗中的主人公是个颇为满足于婚姻恋爱、生财、复仇的普通人。但是当他竭力去获取任何一种满足的时候，他就受到完美理想的折磨。甚至在他死后，“此人在坟墓中也感到不舒适。”因为“没有恋人想念的恋人”，梦想又何用呢？诗人显然又在对完美的梦想发出了抱怨。

诗人的浪漫理想主义还抒发了《谁与弗格斯同行》(Who Goes With Fergus, 1893)一诗中。这首诗与《偷走的小孩》同出于爱尔兰的民间传说。诗中所描绘的那群少男少女，处于进退唯谷的心境；他们想逃避现实，进入梦幻之地，可又犹豫不决。诗中的代言人郑重地劝告他们别再踌躇不决，还是赶快到弗格斯统治下那个王国去：

谁想马上跟着弗格斯驾车走，
穿过密林交织的树荫，
到平坦的海滨去跳舞？
小伙子，扬起你黄褐色的眉宇，
卷起你那轻柔的眼帘，小姑娘，
作希望的盘算，莫再恐慌。

再也不用躲闪，沉思
爱情苦涩的奥秘；

^① 参见罗森塔尔《现代诗人：批评导论》(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弗格斯掌管古铜色的车辆，
也掌握着森林的阴影，
以及茫茫大海的雪白胸脯；
和一切散乱的运行中的星辰。

诗人笔下的弗格斯王国，俨然是一个美丽如画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有“弗格斯掌管的古铜色车辆”，年青的恋人可以坐在车里无拘无束地谈情说爱；也可以到“森林的阴影”里去尽情尝试爱情的滋味，用不着躲躲闪闪。然而，这样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王国，这样一个美丽如画的乐园，只不过是一幅幻景罢了。诗人清醒地感到，唯美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诗的最后两句：“以及茫茫大海的雪白胸脯，/和一切散乱的运行中的星辰”，并不表明这些少男少女逃避现实的“欲望或挫折会减少，而只不过是无尽无了的继续”。^① 因此，本诗的真正寓意，是对这些青年男女发出了警告。

许多评论家认为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早期诗作《茵纳斯弗利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1890)，描绘的是一个人间天堂，而不是一个飘渺的仙境。茵纳斯弗利岛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小岛，诗人曾梦见他要到这个岛去。“茵纳斯”英文的含义是“内在”，“弗利”的含义是“自由”。由此可见，诗人借此抒发他所追求的自然理想主义。这首节奏缠绵、音律动听、用词绝妙的诗，评论家不知写下了多少赞美之词。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与诗人共享大自然赐予的安宁，共享大自然美丽风光的欢乐。早晨的薄雾、午夜的闪亮、正午的紫光，还能听到“蟋蟀歌唱”，看到“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一

① 同上页注①，第37页。

幅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图景啊！然而，诗人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梦幻。当他“在心灵深处”听见“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燃烧着“就要动身走了”的强烈欲望时，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是站在伦敦的人行道上。身处繁华的伦敦闹市，一心向往的是传说中的茵纳斯弗利岛，梦想与现实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诗人失意之感难免油然而生。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叶芝所构想的两个“对立面”既是对立又是不可分开的。诗人总是力图把理想的梦幻与现实的经历融合于一个“单一的思想”之中。这种表现形式，罗森塔耳称之为“人的双重意识原则”。^① 这个原则，是贯穿于叶芝全部主要诗作的一个普遍原则。

举个例子说，人类和动物所特有的性行为也没有排斥于诗人的想象世界之外。换句话说，肉体的性爱被融合于纯洁的想象之中，使两者达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别的姑且勿说，光是他的名诗《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 1924）最能体现这一原则。伪装天鹅的宙斯强奸美人丽达的整个过程，在这首十四行诗中描写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

遽然一击，巨翼仍扑打不停
少女摇摇欲坠，两股
为灰蹊抚掌，颈项为巨喙所攫，
无助的胸被拥，紧贴他胸口。

惊慌，茫然的手指，如何
推开羽翼的光辉，自松懈的股间？

① 同上页注①，第39页。

置身于白芦苇间，又如何
不感受那悸动的怪异之心？

腰间猛烈颤抖，产下
断垣残壁；檐燃城焚，
而阿格曼姆农死了。

.....

（周英雄译）

天鹅和丽达的结合，便是天神与凡女的结合，象征着“宇宙的对立和融合”。^① 叶芝通过宙斯和丽达的对立，暗喻美女与天神、人性与神性、温柔与威严的对立和融合。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神秘的结合是产生错综复杂后果的根源。诗人所关注的是历史。宙斯强奸了丽达，不仅仅生下一个海伦，而且产生了与海伦有关的整个后果：特洛伊的灭亡，希腊众英雄之死。叶芝也间接地谈到：丽达的被奸，生下了特洛伊的海伦，还有那对孪生子卡斯托和普鲁克斯：女人和男人，统一与分裂，爱情与战争。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首诗最能体现“人的双重意识原则”，是因为它巧妙地把诗人对历史想象的理解与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融合在一个“单一的思想”之中。与此同时，也体现了纯洁的艺术与粗俗的性爱两者的对立和融合。

到了诗人垂暮之年，“人的双重意识原则”在他笔下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总是想象自己生活在

^① 塞登（Morton Irving Seiden）《威廉·巴特勒·叶芝：创作神话的诗人：1865-1939》（英文版）1962年，第237页，256页。

两个世界之中；这两个世界，就是他所谓的感官俗世和永恒的艺术境界。在他看来，死与生，灵与肉，既是对立又是不可分开的。人为死而生；也为生而死。这种双重意识的人生哲学，终令诗人痛下远离尘嚣俗世，重返永恒艺术之域的决心。诗人晚年两首被认为达到其艺术顶峰的名诗《驶向拜占廷》（Sailing to Byzantium, 1927）和《拜占廷》（Byzantium, 1933），形象地表达了他这种人生哲理。

诗人讴歌的拜占廷，是宗教、美学和现实生活达到水乳交融的时代。《驶往拜占廷》一诗开首，诗人（即诗中的那位老人）就极力贬抑那个他即将摈弃的、充满着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故国——爱尔兰。诗人在诗的第一节中点明了全诗的主题，指出尘氛笼罩、物欲蒸腾的故国不足恋，不可居。紧接着第二节，他进一步申述他作为一个老人，嗜好与青年不同，所以“向圣城拜占廷出发”。诗人年老体衰，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发出了“一个人上了年纪就微不足道，/是一根手杖支撑着的破上装”的感叹。他感到，与其在故土继续生存下去，成为与俗不谐的废物，不如舍其旧而新是谋，到拜占廷这个神圣之域，去“研究纪念物上记载的它的辉煌”。诗的第三节，他吁请“站在上帝圣火中的圣徒们”，教他灵魂歌唱，使之化作永恒不朽的艺术杰作。诗的第四节，老人申明一旦“超脱了自然”，解去了肉体的桎梏，就不再使自己的灵魂寄托于任何物体之上，而是要使自己变成古希腊金匠铸造的栖息于金枝上唱吟的一只金鸟，歌唱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将歌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合起来就是时间的永恒”。^①这与第一节的“出生和死亡的一切物种”的瞬息无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① 周珏良“谈叶芝的几首诗”，载《外国文学》1985年第一期，第67页。

老人终于可望达到理想的境界。

然而，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那个诗人决心拼弃的感官俗世并没有在他的意识中完全消失。尽管年老体衰，他仍“执迷于六欲七情”，不至于完全忘情于青少年的风流乐事。尽管他的灵魂脱离了躯壳的束缚，他终究不能摆脱对自然的依恋。因此，莱塞（Simon Leisser）认为：此诗实际上是老人“痛苦的哀鸣”，^① 绝不是全然对精神的肯定。老人自己有着多情的烦恼，对青年人又羡慕又妒；是肉与灵的交战，才使老人驶向拜占廷的。

《拜占廷》一诗的主题，同样是关于永恒的艺术与多变的感官人世之间的矛盾。

星光或月光下，圆顶藐视
所有人的一切；
一切无用的繁复，
人血脉中的狂暴与泥沼。

这儿，“圆顶”象征永恒的存在；永恒的存在必然不理睬人世的多变和无常。诗人的灵魂，总是像洁净的天穹，大有举世浊而我独清的气慨。这个洁净的灵魂，即本诗第二节中的“我”，朦胧中看见一个既不同于人又不同于幽灵的形影，把诗人引导到那个永恒不变、洁净无疵的境界。诗的第三节笔锋一转，又回到《驶向拜占廷》诗中提到的那只栖息在金枝上的金鸟，“稳立在星光下的金枝上”，“大声藐视一般的鸟禽或花瓣/以及

^① 参见莱塞“驶向拜占廷；又一个旅程，再一次解读”，载《大学英语》（英文版），23（1967）第293页。